
ICANN69 | 虚拟年度大会 — 在 ICANN 的 20 余载：对话即将离任的董事会成员克里斯·狄思潘
中欧夏季时间 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 — 17:00 至 17:30

布拉德·怀特

(BRAD WHITE):

欢迎大家。我是布拉德·怀特，ICANN 的北美传播主管。本次会议是为了纪念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在 ICANN 董事会任职的九年时光。克里斯将于周四从董事会卸任，但我们不仅仅是纪念他在董事会的作为。我们也感谢他在 ICANN 20 多年间的贡献，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仅 ICANN 社群的很多人认识克里斯，他在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中都很出名。

稍后我们将直播采访克里斯，彼时我们再探讨他对 ICANN 做出的一些杰出贡献。但首先，我想为大家介绍之前开幕典礼上提到过的，ICANN 董事会成员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现在有请他作简短发言。

马腾。

马腾·波特曼:

谢谢，布拉德。谢谢你，克里斯。

借着今天告别克里斯的机会，我想谈谈他这个人。克里斯是从第一轮新 TLD 到管理权移交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最后一位董事会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成员，他对 ICANN 的早期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满怀激情和信念地工作，因此才造就了今天的一切。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克里斯·狄思潘在进入董事会之前，一直致力于将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带入 ICANN 世界，然而很少有人了解他为此经历了什么，也没有多少人理解国家和地区代码在那时给 ICANN 带来的合法性。克里斯为 ICANN 历史项目做了一个视频采访，介绍了那些经历，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我建议你们去看看。那段视频揭示了 ICANN 历史上的一段关键时期。

在九年董事会任期内，克里斯主持并参与了数十个董事会委员会、工作组和决策委员会的工作。从 2017 年到 2019 年，他还担任过董事会副主席，除此之外，他在任职期间还做过其他一些工作，比如充当董事会与 IANA 移交之间，以及最近与 EPDP 之间的联络人。

本次会议的主角是克里斯，所以我长话短说。克里斯关心着 ICANN，这点毋庸置疑，我衷心地感谢他做出的所有建设性贡献，我也会向他学习。他时刻准备着为大家提供帮助和建议，让事情或工作变得更好。

总而言之，克里斯，你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我们不会轻易忘记。你影响了我们。我谨代表 ICANN 董事会，感谢你为全球互联网社群做的所有善事。毫无疑问，本周后我们还会再见面。

我听说音乐是你的最爱。所以，就像那句歌词一样：“你随时都可以离开，但是你永远不会离去。”有请。

布拉德·怀特：

非常感谢，马腾。

正如马腾提到的，克里斯为董事会、为 ICANN 所做的贡献十分广泛。他矜矜业业，帮助 ICANN 塑造了在互联网生态系统内外的地位。

现在，我想请 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跃然 (Göran Marby) 先生发言，他有几句话想说。

跃然。

马跃然：

谢谢。实际上，克里斯是我在 2015 年遇到的第一批成员之一，当时我作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潜在（听不清），开始与 ICANN 董事会接洽。他基本上都在说，我接受这份工作肯定是病得不轻。而我认为，这些年我与他的交往证明了他说得没错。

但我真心地感谢克里斯这些年来给我的帮助，感谢他对我的耐心，感谢他与我分享知识。

在他担任 ICANN 董事会副主席时，按照谢林 (Cherine) 的说法，他决定了我的日子好不好过，事实上，那确实是很幸福快乐的一年。

克里斯，我要引用一句话：“你以为你可以离开，但我们会以某种形式把你拽回来。”据我所知，ICANN 社群的很多团体都向你抛出了橄榄枝，对此，我也很拭目以待。

谢谢，我的朋友。我很荣幸。

布拉德·怀特：

谢谢跃然。

在开始采访克里斯·狄思潘之前，我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我和他是好朋友。十多年前，ICANN 聘用我后不久，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关于克里斯的早期故事，听完你们就了解他是个怎样的人了。

2009 年，一个名叫保罗·莱文斯 (Paul Levins) 的澳大利亚人聘请我到 ICANN 工作，他当时建立和管理着新开设的华盛顿特区办事处。你们中的一些 ICANN 老同事可能还记得他。

在我入职后不久，ICANN 董事会就聘请了新的 CEO，莱文斯退位，这样新 CEO 就可以聘请自己挑选的领导团队，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做法很常见。

所以在 2009 年，当 ICANN36 在韩国首尔召开时，莱文斯已经宣布即将离职，但还没有离开组织。那次会议，ICANN36，是他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

当年作为 ICANN 的新人，让我惊讶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高管、新的 CEO 和董事会成员，没有人公开承认他的离职，更没人认可他对组织的贡献。有些人担心如果这样做，会引起新任 CEO 的不满，所以可怕的沉默占了上风。

但克里斯·狄思潘并非其中一员。在公共论坛上，狄思潘拿过麦克风，详细介绍了莱文斯对组织的贡献，包括他与美国政府成功谈判，促成了《义务确认书》，这是 IANA 管理权移交的先决条件。

克里斯说，如果莱文斯离开之前没人感谢他的付出，那对 ICANN 这个组织来说并非好事。他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克里斯讲完之后，全场起立鼓掌。

会议结束后，我在走廊上追上克里斯，做了个自我介绍，感谢他对我上司的赞誉。在那之后，我们开启了长达 11 年的友谊。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克里斯他并不仅仅关心着 ICANN 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关心着那些造就了 ICANN 的人们。

早些日子，狄思潘总是在会议期间到员工工作间去和疲劳、气愤的员工聊天。他的关心并没有挂在嘴上，而是体现在他的切身行动中。

克里斯不是完人，这点他可能会跟我好好争论一下，但是他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尊重的重要性。

所以，克里斯，不知道我还有没有遗漏你的什么好人好事。我们是就此打住呢，还是你想继续接受采访？

克里斯·狄思潘：

布拉德，你说我不是完人。那肯定的，完人哪有你这样的朋友。

[笑声]

布拉德·怀特：

好吧。我想我们该继续了。接下来将继续我们的采访。

正如马腾所说，你在社群中最为人所知的贡献莫过于帮助 CC 群体进入 ICANN 世界了。跟我们说说你为此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克里斯·狄思潘：

首先我想说，这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很多人都付出了努力。来自荷兰的巴特·波斯温科尔 (Bart Boswinkel)、来自加拿大的

伯纳德·特科特 (Bernie Turcotte)、来自新西兰的彼得·邓加特·斯拉什 (Peter Dengate Thrush)。这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的目标，是要说服当时非常愤世嫉俗的 ccTLD 社群，要让他们觉得，比起在 ICANN 的结构下设定一个支持组织，让 ICANN 拥有 ccTLD 才是一个好主意。这件事情既复杂又困难，因为大多数的 CC 都加入了 ICANN，以确保不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无论怎么想，这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但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刻，特别是我们还处于 ICANN 2.0 之中，这是重组 ICANN 2.0 的一部分，能够让 CC 拥有支持组织。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ICANN 3.0 了。所以事情才有了新的进展。

布拉德·怀特：

我觉得你太...我和 CC 社群的很多人交流过，我很欣赏你的说法，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太过谦虚了。我知道你是促成这件事的中坚力量。

你说过你最深刻的回忆之一，是作为董事会的代表，就将社群工作组和跨社群工作组的建议编入新章程一事，与 ICANN 法律团队和独立律师前前后后联络了一周多。你为什么因此而感到骄傲，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好吧，我很久没从事法律行业了，但法律的血液流淌在我这个持证律师的血管里，时隔这么久，我觉得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挑战，来活动活动我的法律筋骨。但我也认为信任...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尊重社群和董事会对我们的信任。贝基·拜耳 (Becky Burr) 代表着社群，我代表董事会，然后是 ICANN 法律团队和外部的 ICANN 法律顾问众达律师事务所，还有社群的法律人士，大家汇聚一堂，一起拟定章程。

我只是觉得对我来说，能被要求做这件事是一种荣幸，尤其是考虑到章程是 ICANN 很重要的基础。

那些对章程倒背如流的人，他们了解赋权社群应该在何时采取行动及其会面临的挑战，他们会后悔放任我们制定章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一直都是那样，我只是觉得能被请来帮忙是一种荣幸。

布拉德·怀特： 克里斯，无论是九年的董事会任期，还是在组织里的这 20 年里，你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吗？

克里斯·狄思潘：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知道，如果我说这一切都与人有关，人是最重要的东西，你会认为我是在老生常谈。但令我感到后悔的是，我未必尊重了别人的意见，也许有时我脾气不太好，比

较火爆。要我说，其他人也会这样。但这些事情令我感到后悔。

我从不后悔我们完成的工作，也不后悔我们付出的努力。事实上，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往往只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忽视了自己的闪光点。在此我想鼓励大家，请记住我们取得的了不起的成绩。

这与后悔无关，但确实是我的一些心得。

布拉德·怀特： 所以我也能认为我很了不起吗？

克里斯·狄思潘： 这个嘛，凡事都有例外。

[笑声]

布拉德·怀特： 我之前提到了 2009 年在首尔举行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董事会通过了国际化域名 (IDN) 的快速通道。

你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项工作。请给我们讲讲。

克里斯·狄思潘： 我之前讲过这个故事，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听过，对此我感到抱歉。

我们是在阿布扎比的 APTLD 会议上。当时是 2007 年。特里莎·斯旺哈特 (Theresa Swinehart)、亚尼斯·卡克林斯 (Janis Karklins) 和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在那间会议室里，有讲阿拉伯语的人，可能还有其他语种的人，他们的热情非常高涨。

布拉德，有人跟我说，看不到我的镜球。所以我要动一下 — 好了。现在没挡住镜球了，那些想看到的人都能看到了。

布拉德·怀特： 我很满意。

克里斯·狄思潘： 很抱歉。抱歉，挡住了那些想看镜球的人。

亚尼斯、特里莎和我对国际化域名的需求有着巨大的热情。

当然，技术性的内容应该交由技术社群处理。但在政策方面却没有任何进展。因此，我们三个人当时不假思索地决定，我们也许可以想出一种办法，使 ccTLD 至少能够与 gTLD 相对应，通过某种方式使国际化域名能够存在于 ccTLD 中，而且我们可以比正常的政策制定流程更快地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开始着手准备快速通道。事实上，这即使不是第一个，也肯定是第一批正式的跨社群工作组之一，因为我们让 GAC 派人来参加，而且 GNSO、一般会员组织和 SSAC 也有人参加。所以，尽管它是 ccTLD 或 ccNSO 快速通道，但它是一个真正的跨社群工作组。

的确，这对很多人来说十分重要。大家付出了很多热情。也收获了很多欣喜。我并非随便说说，一旦我们完成了任务，大家就会表现出非比寻常的欣喜。想起在首尔的那间会议室里，当董事会宣布通过的那一刻，我们大家都欢呼着站了起来，喜极而泣，从这就能看出这一点。那种感觉太棒了。

布拉德·怀特：

我还记得那次会议。我当时也在。我从未在其他 ICANN 会议见过那般景象，整个会议室里的人都兴奋起来了。

但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当快速通道这个方案提出时，放在明面上讨论时，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克里斯·狄思潘：

没有，没有人提出反对。有人担心，在一些 gTLD 世界中，为选区开先例是一种竞争优势。

技术社群有人担心，我们可能太过草率，那些易混淆的相似性问题将得不到解决，等等。我理解这些担心的产生。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知道有些人不赞同。但我认为这

个折中的办法，既满足了需求，同时又将技术干扰降到了最低。

布拉德·怀特：

克里斯，你在 ICANN 任职期间当然也有一些有趣的经历。你最近告诉我，16 年前，也就是 2004 年，在南非开普敦的一次 ICANN 会议上，你丢了一部新手机。

请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克里斯·狄思潘：

好吧。这是我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那是在开普敦。那家酒店临着运河。我不记得是从水上出租车上车还是下车的时候，但我那崭新的、闪闪发光的摩托罗拉 RAZR 从我手中滑落，在混凝土地上弹了几下，最后掉进了运河，上了一定年纪的人还会记得摩托罗拉 RAZR 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的流行，抱歉我这么说诺基亚用户。

那个出租船司机立刻非常大方地脱下衣服，跳进运河里，拼命地寻找我的手机。而我也傻傻地跟在他后面，没有跳进去，只是慢慢地下了河。

我在水里待了大约十分钟之后，我才意识到，在工作人员面前，在 ICANN 会议这样的场合站在水深及腰的南非运河里，可能不是个明智的决定。

所以我上了岸，然后买了一台新手机。

布拉德·怀特： 你一定很喜欢那款摩托罗拉 RAZR 手机。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我超爱那款摩托罗拉 RAZR 手机。确实如此。

这是 ICANN 送的吗？

>>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克里斯·狄思潘： 我获得了一份礼物。

布拉德·怀特： 在镜头面前打开它，好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

克里斯·狄思潘： 行吧，显然，布拉德，这是你要求的。所以我还挺担心盒子里面有什么。

布拉德·怀特： 给个机会。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我们该多做尝试，无所畏惧。

克里斯·狄思潘： 好吧。就这么做。好多闪粉。太棒了。
噢，还有气泡膜。

布拉德·怀特： 兄弟，你需要这个。

克里斯·狄思潘： （笑声）噢，天哪！我不敢相信。太令我吃惊了。

布拉德·怀特： 能请你把它举起来吗？

克里斯·狄思潘： 真是出乎预料。
大家看看这个。是摩托罗拉 RAZR。哦，天哪。

布拉德·怀特： 是二手的。都过去 16 年了，肯定是二手的。

克里斯·狄思潘： 这太令我吃惊了。谢谢，我现在心情十分激动。

布拉德·怀特： 我们请南非的捕捞团队把你的宝贝找了回来。
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使用防水塑料袋。

克里斯·狄思潘： 它确实装在塑料袋里。我会测试一下。我今晚在浴缸里测试一下。这样行吗？

布拉德·怀特： 非常好。非常好。

克里斯·狄思潘： 非常感谢。这太好了。我会珍惜它的。

布拉德·怀特： 不客气，朋友。南非当局让我转告你，他们希望你来南非时不要带它。

克里斯·狄思潘： 这很合理，我答应。

布拉德·怀特： 我们再来聊些轻松的话题，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回忆吗？我知道你有很多只在 ICANN 会议上才能见到或者经常见到的朋友。你们之间有这种比较轻松而又深刻的回忆吗？

克里斯·狄思潘： 当然，在以前的 ICANN 会议上，因为人比较少，所以比较容易结交朋友。我记得当时戴安·施罗德 (Diane Schroeder) 是首席财务官，然后在 ICANN 担任其他各种角色，我们曾经有一个长期的约定，那就是我们把 ICANN 会议期间的某个夜晚叫做“让戴安离开办公室”之夜。我们会叫上 12 或 15 个人一起聚餐，就为了让她能真正离开会场，在外面吃顿饭。

其中一些夜晚是非常珍贵的回忆，比如我们在马拉喀什屋顶的晚餐。当然，在之后的岁月里，布拉德，你也许会想起我们偶尔在各种酒吧举行的男生之夜。每次你最后都喝高了，因为你不太会喝红酒。你更喜欢喝马提尼。

但你说到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关于人和友谊。就像我之前说的，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很重要。人很重要。能够认识他人，能够看到，我是说，即使通过视频，能够看到来自全世界的他们，也是一种快乐。这些东西比较特别。但它能教会你很多。

我说话比以前慢了很多，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跟上英语母语人的语速。我的意思是，你在国际范围内与人交识，你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可能有很多共同点，但其中一个共同点绝对是 ICANN。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珍惜。

布拉德·怀特：

这很有意思。

克里斯，在筹备这场会议时，我们搜集到了一些照片，我想问问你的看法，现在请我们的主管泰德 (Ted) 帮忙，看看他多快能放上照片。

这张照片显然有些失败，他们本来想把你拍成天使，现在看起来像你说了一些让天使倍感痛苦的话。

克里斯·狄思潘：

不，我觉得天使就长这样。我也不完全确定。

我记不清了。我想 — 好吧，我知道这张照片是一个参会者拍的，并且被做成了表情包。我也不完全清楚“表情包”是什么意思。但不管怎么说。

如果在互联网上很仔细地搜索，可以找到很多 ICANN 董事会成员的照片，包括我在内，因为背景就在你身后，所以往往都是很有趣的姿势。

有一张是我头顶不知道哪里冒烟。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所以，嗯，我挺喜欢这张天使的照片。

布拉德·怀特： 我现在看你头顶真的在冒烟。

克里斯·狄思潘： 现在，是的，确实。

布拉德·怀特： 再来看下一张照片，你很明显在权衡如何应对 GDPR 的（听不清）。

这是你平常思考问题的方式吗？显然你正在沉思中。

克里斯·狄思潘： 重点是你要明白，董事会的决定并不是拍脑门做出来的。我们所做出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个董事会成员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思考他们所做的事情和决定。我的方式就是躺在公共区域的椅子上然后被偷拍。

布拉德·怀特： 克里斯，我们的时间快不够了。我们即将结束这次会议。

你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克里斯·狄思潘： 没有了，顺带一提，我周四才从董事会卸任。这很好。

我尊重社群里的每个人。我非常喜欢和大家一起工作。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以其他的身份回来。我一无所知。但我明白，20年过去了，我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旅程。我很享受这段旅程，而且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碰到彼此。

布拉德·怀特： 谢谢，克里斯。

我还想说 —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

布拉德·怀特： — 克里斯写了一篇博客，讲述了他在过去20年中最难忘的一些ICANN经历。周四将发布在 icann.org 和 [CircleID](https://circleid.com) 上。我建议你们去看看。有一部分回忆我们已经在本次会议上提及了，但还是值得一看。

克里斯，你对ICANN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克里斯·狄思潘：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有一个请求，那就是 — 我不知道技术人员是否能听到我的话。我看到背景上有很多聊天消息，但我一直没办法阅读，因为我忙着和布拉德聊天，我知道会议结束后它们就会消失，如果有办法记录这些内容，让我可以阅读，我会非常感激。

谢谢。

布拉德·怀特： 克里斯，我们会看看是否能找到解决办法。

你们 —

克里斯·狄思潘： 如果你不行，那没人做得到。

布拉德·怀特： 你又来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我们先接着说。

你对 ICANN 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 —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你，伙计。

布拉德·怀特： — 谢谢你我之间的友谊。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你，伙计。感谢。

布拉德·怀特： 好了，我的朋友。好好保重。

好的，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